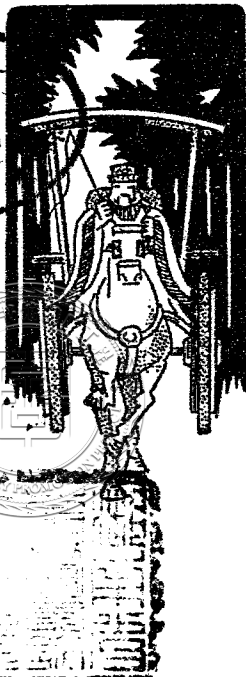


商君書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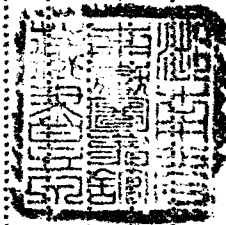
中山立  
藏



廣益書局刊行

# 商君書集解目次

更法	一	刑約（篇亡）	三四
墾令	二	賞刑	三四
農戰	五	畫策	三七
去疆	九	境內	四一
說民	一二	疆民	四三
算地	一四	外內	四五
開塞	一八	君臣	四六
壹言	二一	禁使	四七
錯法	二三	慎法	四九
戰法	二五	定分	五一
立本	二五	附錄	五三
兵守	二六		
斬令	二七		
修權	二九		
徠民	三一		



商君書集解 目次



# 商君書集解

## 更法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擊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秦本范本無  
宗字元本有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張。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

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史記作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

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史記作固見非元本同秦本范本  
作必見非司馬貞索隱云案商君

書非作負  
今據改

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驚於民。元本驚作放史記同索隱引作必見驚於人今據改  
唐避太宗諱故更民作人秦本范本作因見駁說語曰。愚者闇於成

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舊本無而字成下有  
功字今依史記增刪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

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疆

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舊本作於禮與文說不  
合今據上文及史記改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

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

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

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元本及史記李善註文選東京賦引並作故俗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

守法。史記作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當屬以意刪改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范本無也字三代不同禮而王。舊本作同道史記作同禮案此篇禮法並舉作道訛今改正

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史記李善註文選西京賦引無而字拘

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

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

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

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元本范本作不必古史記作不法古今據案本湯武之王也。不修古而興。諸本及史記作循古今據司馬真案廢改殷夏之滅

也。不易禮而亡。元本作殷夏史記同案本范本作商夏又史記無之滅也之王也六字然則反士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史記

作反古者不可非循禮者不足多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慙。曲學多辨。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

之樂。賢者器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聖草令。

聖令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敗。范本作不救農不敗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警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一作本元未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勉農而不偷。范本闕國字諸本有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惰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無得糴。則麻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麻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壹。意壹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建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建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傷。農事不

荒。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所於食。秦本范本作無以食此依元本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賈少。農不能喜。酣爽。大臣不爲荒飽。商賈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善酣爽。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鬪。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徙。秦本范本作擅徙。元本作擅徙。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給甲兵。秦本范本作自捨此依元本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

輸糧者不私稽。輕情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情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秦本作匿其過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情之心。農惡商。商疑情。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賈送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民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令送糧無取餽。無得反庸車牛輿重。設必當名。然則往速徠疾。則業不敗。農不敗。則草必墾矣。無得爲罪人。請於吏而饒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主。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 農戰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彊。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以未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秦乘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

本作權  
疑誤

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爲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知慮。上作壹。故民不儉營。案本作不營私則國力搏。案搏古與專通。左傳若考。蹇之據一。呂氏春秋不收。則不搏。註入不專一也。史記田齊世家。搏三國之兵。註。握領也。案本范本作搏。搏。搏形近致訛。今從元本。下同。國力搏者。疆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則國治。壹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案外字疑說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壹。辯說之人而無法也。案辯說上當有脫文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能盡其萬物也。案本范本作非盡能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

今爲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愒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爲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螟螣蚰蝓，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螟螣蚰蝓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之術也。養本范本少一之字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彊；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范本上作大訛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則可以守戰也。壹則少詐而重居。壹則可以賞罰進也。壹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餬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民輕其居。范本作避農戰不疊避農字輕其居則必不爲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養本范本搏作搏與前作搏並以形近致訛並下同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國作

壹一歲者十歲疆。作壹十歲者百歲疆。作壹百歲者千歲疆。千歲疆者。王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疆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疆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之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疆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無實用。秦本范本作章無用說今依元本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民以言。則民不畜於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疆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搏之於農而已矣。

### 去疆

以疆去疆者弱。以弱去疆者疆。國為善。姦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疆。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疆事與敵所差為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疆。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疆。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蠹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范本無曰美句。好上有玩字。行下有闕文三字。

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以治法者疆。以治政者削。常官治者遷官。范本治者作法去訛治大國小。治小國大。疆之重削。弱之重疆。夫以疆攻疆者亡。以弱攻疆者王。

率本范本作攻。弱此依元本。國疆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蠹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蠹官必疆。舉榮任功曰疆。案榮字疑誤蠹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

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日以難。國好言日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以易攻者出十亡百。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

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與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畏。舊本此下有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十八字與下斬合篇語同而

文館未全今從案本刪法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以死。

國無敵者疆。疆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

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疆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壹一歲十歲疆。

作壹十歲百歲疆。作壹百歲千歲疆。千歲疆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爲威者

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疆。故攻官攻力攻敵。國用

其二舍其一必疆。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疆。案九當作五下說民驚亦作五以日治

者王。以夜治者疆。以宿治者削。舉民衆口數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無荒草。則國

富。國富者疆。舉民衆以下一切舊本並多凌亂脫誤今從葉校本乙增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

成。國疆。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疆。疆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舉力以

成勇。戰戰以成知謀。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案本作粟生而金死金死而粟生本物賤事者衆。買者少。農

困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於竟內。粟十二石死於竟外。粟十二石生於

竟內。金一兩死於竟外。國好生金於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舊本無國弱及下文國疆四字案楊慎丹銘別錄文

集四十六引並有令據增國好生粟於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集四引國彊。彊國知十三數。竟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集本無此句馬牛芻藁之數。欲彊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彊國。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國而國富者王。

說民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舉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佚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彊。故國有八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覲者姦也。字疑誤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彊。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彊。國以難攻。起一取十。國以易攻。起一亡百。國好力。日以難攻。國好言。日以易攻。民易爲言。難爲用。國法作民之所難用。用民

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國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以言攻者。出十必百。罰重爵尊。賞輕刑威。爵尊上愛民。刑威民死上。故興國行罰則民利。用賞則上重。法詳則刑繁。法繁則刑省。民治則亂。亂而治之。又亂。故治之於其治。則治。治之於其亂。則亂。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亂。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審本多作無從。至於文義不合。至當作止。今改正。此謂治之於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彊。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必王。民窮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蟲。有蟲則弱。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富者貧。國彊。諸本國彊字在貧者富下。今案文義乙正。審本與諸本同。富者貧下。又有國弱字。於義悖。當屬妄增。三官無蟲。國久彊而無蟲者必王。刑生力。力生彊。彊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故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重。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彊。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刑於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姦。四難行則兵無敵。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則無以致欲。審本范本則作

誤改故作一作一則力搏。力搏則疆。疆而用重疆。故能生力。能殺力。曰攻敵之國必疆。塞私道以窮其志。啓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則志窮。志窮則有私。有私則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殺力。曰自攻之國必削。故曰王者國不蓄力。家不積粟。國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國治斷家。王斷官。疆斷君。弱重輕刑。去常官。則治省刑。要保賞不可倍也。有姦必告之。則民斷於心。上令而民知。所以應器成於家。而行於官。則事斷於家。故王者刑賞斷於民心。器用斷於家。范本作治明則同。治闇則異。同則行。異則止。行則治。止則亂。治則家斷。亂則君斷。治國者貴下斷。故以十里斷者弱。以五里斷者疆。家斷則有餘。故曰日治者王。范本無曰字下同官斷則不足。故曰夜治者疆。君斷則亂。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

■算地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開則行倍。案此下當有缺文民過地則國